



37°2 LE MATIN

三十七度二

[法] 菲利普·迪昂 著

胥弋 译 褚淑芬 校

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在法国的激情演绎

拒绝妥协，拒绝平庸，炽热的爱情点燃疯狂的灵魂，毁灭抑或救赎？

法国电影《巴黎野玫瑰》原著小说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37°2 LE MATIN

三十七度二

[法] 菲利普·迪昂 著

胥弋 译 褚淑芬 校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十七度二 / (法) 迪昂 (Djian, P.) 著; 胥弋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327-5319-2

I. ①三… II. ①迪… ②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07438号

Philippe Djian

37°2 LE MATIN

Copyright © Editions Bernard Barrault (Groupe Flammarion), 1985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9-617号

三十七度二

[法] 菲利普·迪昂 / 著 胥弋 / 译 褚淑芬 / 校

策划编辑 / 黄昱宁 责任编辑 / 黄雅琴 装帧设计 / 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5 插页5 字数234,000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8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319-2/I · 3074

定价: 3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6162648

这件事让我浮想联翩,但好景不长,因为我随即又登上了开往巴比伦的客船。

——[美]理查德·布劳提根

虽然天气预报说傍晚有雷阵雨，但是天空却依旧蔚蓝，云淡风轻。我走进厨房瞧了一眼，看看平底锅里的东西有没有烧焦。还好，一切都安然无恙。我来到阳台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冰镇啤酒，驻足片刻，整个脸都沐浴在阳光下。这种感觉太好了，一个星期以来，我每天早晨起来都晒太阳，眼睛眯起来，仿佛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，认识贝蒂已经有一个星期了。

再一次感谢上苍，我伸手拉过躺椅，脸上带着些许难以名状的喜悦。我仿佛是一个时间富足的人，惬意地坐着，手里端着一杯啤酒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的睡眠时间顶多只有二十来个小时，至于贝蒂，就更少得可怜了，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睡过，我无从知晓。通常情况下都是贝蒂来叫醒我，因为总是有更要紧的事去做。哎，你别走，不要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，她说，嗨，你在干什么呢，醒醒吧。我睁开眼睛，笑了。抽一支烟，做爱或是杜撰出一些故事来，我尽可能掌握着节奏。

我很幸运，白天的工作不是很累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快到中午的时候活儿就干完了，余下的时间我就轻松了。很可能我就在附近歇着，一直待到晚上七点，如果有人叫我时再返回来。一般来

说,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在我的躺椅上找到我,我可以一连几个钟头都躺在那儿,我自认为已经在生与死之间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,我自认为找到了唯一值得做的明智的事情,只需考虑五分钟,就会意识到除了一些不能出卖的东西,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。我心里惦记着贝蒂,启开了手里的啤酒。

“噢,该死的!你原来在这儿……我正在到处找你呢!”

我睁开了眼睛。这是住在隔壁三号的那个女人,她满头金发,体重四十公斤左右,声音又细又尖。阳光使得她的假睫毛不停地眨动。

“你惹什么麻烦啦?”我问。

“该死的,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浴室里的水流得到处都是!你马上过来修一下,唉,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……”

我马上坐起来,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玩,因为只需把这个女人看上几眼,就会明白她是个疯疯癫癫的女人。我知道她是来找麻烦的,她那干瘦的肩膀上垂着的披肩,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晕厥。

“我要吃饭了,”我说,“难道就不能再等五分钟吗?你不能对人客气点儿吗?”

“开什么玩笑!情况确实很严重,水流得到处都是。走吧,赶快跟我过去……”

“你先别急,把话说清楚,你究竟把什么东西弄坏啦?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?”

她在太阳底下傻笑着,两只手插在衣袋里。

“好吧……”她说,“你很清楚……是从马桶里流出来的,该死的,地上到处都是卫生纸!”

我摇晃着脑袋,咽下一口啤酒。

“喂,”我说,“你没看见我正要吃饭吗?你的眼睛就不能闭一会儿吗,就那么难做到吗?”

“嘿，你疯了吗？我可没开玩笑，我劝你马上过去……”

“好吧，马上就走，你别发火了。”我说。

我站起来，接着回到屋里，把煮菜豆的火灭掉，差不多快做好了。然后我拎起工具箱，跟着这个疯女人出发了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回到家里，全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，肚子饿得要命。在冲凉之前，我用火柴把锅底下的火点着，随后又想起这个女人，刚好感觉到水从头顶上流泻下来，菜豆的香味儿从我鼻子底下飘过。

阳光充满了木板屋，天气很好。我知道白天的烦恼已经结束了，下午我还从没碰到过两个厕所全都被堵塞的事呢，大部分时间都平安无事，简直可以说是一片寂静。这里的房子有一半是闲着的。我微笑着坐到饭桌前，因为我的时刻表都是计划好的，吃完饭接着一头扎到阳台上，在那儿一直等到晚上，直到她晃动着腰肢走进来，坐在我的膝盖上。

门被完全打开的时候，我刚把锅盖掀起来。是贝蒂回来了。我笑着放下餐叉，站起身来。

“贝蒂！”我说，“太棒了，我想这是第一次天还没黑就见到你了……”

她摆出一种姿势，把一只手伸进头发里，头上的髻发零乱地垂下来。

“喔噢……那么，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我坐回到椅子上，用一种冷漠的眼神望着她，一只胳膊从椅背上伸过去。

“好吧，你的腰感觉还行，腿也还说得过去，对了，你转过身去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她就地向后一转，我站起来伏在她背上，紧紧贴着她，抚摸着

她的乳房，亲吻着她的脖颈。

“不过从这边看，确实很完美。”我低声说。

然后我寻思着，她这时候来这儿做什么。我起身离开她，发现离门很近的地方有两个帆布箱子，但是我没有吭声。

“嗯，这儿闻起来特别香。”她说。

她俯身到桌子上去看锅里的菜，接着发出一声尖叫：

“哎呀，天哪！……这不会是真的吧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说呢，是香辣肉酱！别告诉我说，你想自己吃这盘香辣肉酱吧……”

当她把一根手指伸进平底锅时，我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。想象着接下来我们将要共度的时光，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吞下一粒鸦片似的。

“噢，天哪，真的太棒了……这是你做的吗，我喜欢吃这个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天这么热，你疯了吗……”

“无论天气如何，我都能吃下一盘香辣肉酱，甚至是挥汗如雨的时候，辣椒和我，好比是一只手上的两根指头一样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一样。况且，我现在饿坏了……”

她一走进这扇门，木板屋立刻变了样，我什么都找不到了，在屋里跑来跑去为她拿餐具，她走过来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，我喜欢这样，可以触摸到她的长发。

“嘿，你见到我高兴吗？”她说。

“给我点儿时间想想。”

“这帮家伙太可恶了。我以后再向你解释。”

“贝蒂，你遇到什么麻烦了？”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”她说，“那些根本不值一提，别把肉酱放凉了。亲我一下……”

两三勺味道辛辣的菜豆入肚之后，我便忘却了这团小小的疑云。贝蒂的出现给我带来几分惊喜，而且，她总是有说有笑的，对我的菜豆赞不绝口，夸我的啤酒味道不错。她从桌子上把手伸过来，抚摸着我的脸颊。不过我还不知道，她能够在短短的一瞬间，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，变化之快犹如光速一般。

吃过饭后，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尽情享乐一番，眉目传情，说笑打趣。我正盯着她看，觉得她美妙绝伦，突然，她在我面前变得判若两人，面色苍白，目光中流露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，简直令我瞠目结舌。

“正如我给你讲过的，”她开始说道，“这帮家伙全都是流氓。当然了，这种事早晚有一天会发生的，那就是一个姑娘还会再次拎起自己的皮箱，你明白我说的这种情景吗……”

“你究竟在说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我在说什么？怎么，你在听吗，我在向你解释呀，为什么你不听呢……”

我没有回答，不过我想去摸她的胳膊。她在往后退。

“你要理解我，”她说，“我不只是期待着一个人跟我做爱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回答。

她叹息着，一只手伸进她的头发里，然后向窗外望去。窗外一片寂静，只有一些木板屋沐浴在阳光下，道路穿过乡村一直向前延伸，直抵远处的山岗。

“我在那个夜总会已经待了一年。”她低声说。

她目光呆滞，双手并拢放在两腿之间。她的肩膀耸起来，好像一下子变得非常疲惫。我从没见过她像现在这样，我只知道她的笑颜，觉得她身上蕴藏着一股能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力量，我思忖着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“一年了，”她接着说，“上帝赐予的每一天，这个坏蛋都在贪婪地看着我，他的老婆从早到晚不停地嚷嚷，把我们的耳朵都快震聋了。我忙活了一年，不知道伺候过多少顾客，我收拾完桌子，接着打扫餐厅，最后竟会是这种结局。就因为老板把手伸到我的大腿上，一切又重新回到起点。只剩下我和这两只手提箱……我身上的钱还能撑几天，或者去买张火车票。”

她不停地摇晃着脑袋，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，现在她笑了，我又认出了她。

“你不知道最糟糕的是，”她说，“我甚至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当我匆忙地收拾东西时，其他的姑娘们都瞪大了眼睛瞧着我。‘这地方我一秒钟都不想多待！’我对她们说，‘我决不能忍受再见到这副流氓的嘴脸了！’”

我打开一罐啤酒放在桌边上。

“好吧，让我来告诉你，你做得很对，”我说，“我百分之百地赞成。”

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向我眨动着，我感觉她又恢复了活力，腰板突然又挺直了，她的一头长发在桌子上飘来飘去。

“没错，这家伙满脑子里想的是，我只属于他一个人，你知道这种人吧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当然知道，相信我。”

“嘿……我想这种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就变得彻底疯狂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吗？”

“没错，确实如此。”

我们收拾好桌子上的杯盘，然后我拎起两只手提箱，把它们提到屋里去。她已经在忙着刷洗餐具了，我擦去溅到她脸上的水珠，这让我联想起一种很奇特的花，它长着半透明的触角，花心是淡紫色的，我不知道别的姑娘穿上这种颜色的超短裙，是否也会感到很

惬意。我把手提箱扔在床上。

“喂，”我说，“从某种意义上，这对我们来说，更是一件好事……”

“你这样认为？”

“是的，通常我讨厌别人来，但是你能来住我这儿，我很高兴。”

次日清晨，她起得比我早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别人共进早餐了。我忘记有多久了，更想不起感觉是怎样的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悄悄地穿上衣服，当我从她身后经过时，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，然后我坐在了桌前。她挥舞着餐刀往面包上涂果酱，那面包大得像滑板一样，眼睛不停地转动着，我忍不住笑起来，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“好吧，我尽快把手里的活儿干完，”我说，“我要去城里跑一趟，你想和我一起去吗……”

她往木板屋里扫了一眼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，不，我必须把这儿重新收拾一下。嗯，最好是这样……”

于是我让她留下了，接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型卡车。然后我把车子停在接待室前面。乔治在椅子上几乎要睡着了，他的肚子上盖着一张报纸。我从他的身后经过，接着扛起一包衣服。

“噢，是你吗？”他说。

他搬起一包衣服，打着呵欠跟我出来了。我们把衣服扔在卡车上，然后又去搬其他的。

“昨天我又见到那个姑娘了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吭声，手里拖着一包衣服。

“我想她是来找你的，嗯，难道不是找你吗……”

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。太阳开始炙烤着大地。

“是一个身穿淡紫色短裙，有一头乌黑长发的姑娘。”他补充

说。

就在这时，贝蒂走出木板屋，朝这边跑过来。我们看着她。

“你想说的是像这样一个姑娘吗？”我问。

“噢，简直太迷人了！”他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。她要找的人就是我。”

接着，我为他们做了介绍，当老家伙向贝蒂大献殷勤的时候，我从办公室拿来一份购物清单。把它折叠了一下，塞进上衣口袋里，然后转身面对着汽车，点了今天第一支香烟。贝蒂正坐在乘客的座位上，透过车窗与乔治交谈着。我溜达了一圈儿，然后钻到方向盘后面。

“我考虑了一下，”她说，“还是决定出去散散心……”

我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，轻轻地发动了汽车。想把快乐的气氛延续下去，她递给我一块薄荷口香糖，接着把糖纸扔到地上。一路上她始终偎依在我的身旁，我根本无需去翻阅《易经》，就能预感到一切都很顺利。

我们先把衣服卸下来，接着我拿着购物清单走进对面的杂货店里。老板正在店里忙着到处贴价签呢，我把清单塞进他的口袋。

“先忙你的事吧，”我说，“我等会儿再来拿，别忘了我的酒……”

他立刻站起来，脑袋不小心撞在一排货架上。这家伙的脸平时就够难看的了，现在又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们说好半个月一瓶的，可不是每个星期一瓶啊。”他说。

“没错，但是我不得不找个合伙人，现在我要把他考虑进去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们之间的承诺没什么变化。如果你变得聪明一点儿的话，我会继续在你店里买东西。”

“上帝啊，每周一瓶酒，这可太难了……”

“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只会碰上好事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贝蒂坐在卡车上等着我，穿着白色的小背心，她的耳环非常别致，光芒四射。老板晃动着脑袋，竭力地在我面前卖弄了几秒钟：

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有些家伙总比别人运气好。”

我觉得自己有点儿理屈词穷了。于是我赶快撇开了他，重新回到车上。

“好吧，我们还有点儿时间呢，”我说，“你想去吃个冰激凌吗……？”

“噢，圣母马利亚，我当然想吃了！”

卖冰激凌的老太太和我很熟，我是来吃这种掺酒冰激凌的老顾客之一，她总是在柜台上留下一瓶酒，我经常和她聊一会儿天。我进来的时候向她打了个招呼。我让贝蒂先找个位子坐下，然后我去点东西。

“我想还是来两份儿桃汁冰激凌吧。”我说。

随后我又过去给她帮了把手，就在她伸手去舀冒着冷气的冰激凌时，我取出来两个容量差不多有一升的杯子。我打开了玻璃柜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盛桃汁的广口瓶。

“嗨，”她说，“我发现你今天早上兴致很高啊。”

我站起身来，看见贝蒂正跷着腿坐在餐厅里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。

“你觉得她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有点俗气……”

我抓起马拉斯加酸樱桃酒，开始往杯子里倒。

“这很正常，”我说，“你不觉得她简直就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吗……”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停下来先把衣服装上车。然后我走到对面取回购买的东西，时间已经快要到中午了，现在外面确实热极了，我们只想赶快回家。

一走进商店，我立刻发现了我的酒，老板把它放在很显眼的地方，在几个袋子前面，他并没有微笑着迎接我。这恰恰说明他注意到了我。我拎起了网兜里的东西和我的酒瓶。

“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我问。

老板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。

“我今天只在你这里遇到了晦气。”我说。

我把所有的杂物都堆到卡车后面，然后向汽车旅馆驶去。就在城市出口的地方，一股热浪疯狂地袭来，这里生长着矮小的灌木，看上去就像一片沙漠似的，而且很少有阴凉的地方，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这儿，我喜欢这片土地的颜色，而且我向来热爱广阔无边的地方。我们把车窗玻璃都摇上去了。

虽然我踩足了油门，不过我们是逆风行驶，车速最多只能达到每小时九十公里，汽车在艰难地行进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贝蒂把头转向了后面，也许她的头发令她感到酷热难耐，她不断地用手把头发撩起来。

“喂，”她说，“你能想象我们开着这辆卡车，带着后面那些吃的东西到哪里去吗……”

如果提前二十年，这种想法会让我疯狂起来的，如今我却要尽可能地克制自己，不要疲倦得打呵欠了。

“我们会到处游玩，感觉棒极了。”我说。

“没错，我们可以远离这片不毛之地！”

我点了一支烟，双臂交叉着放在方向盘上。

“很奇怪，”我说，“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觉得这里的风景不是那么糟糕……”

她把脑袋往后一歪，大声笑起来：

“噢，该死的，你竟然还在这里叫做风景……”

我们听到灰尘中卷起的沙粒，噼噼啪啪地敲打在车身上，汽车在一阵阵疾风中有时偏离方向，很显然，外面的一切全都被太阳炙烤着。我和她都笑起来。

入夜之后，风一下子停了，空气变得很闷热。我们端着酒坐在阳台上，等待着夜晚能带来一丝凉爽，但是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出来，却没有任何变化，连一丝空气的流动都没有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再不会感到厌烦了。唯一的抱怨就是死气沉沉的，不过我已经开始习惯了。五年以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采取有效措施，抵御这种酷热的侵袭，然而我的身边又冒出一个姑娘，如今情况不同了，我再不会无所事事了。

饮下几杯酒之后，我们就想一块儿挤在一张躺椅上。虽然我们在黑暗中流着汗，不过一切却似乎进行得相当完美，我们总是像这样开始，无论什么我们都能经受得住。我们就像这样待在那儿，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一会儿，彼此在紧密的贴伏中得到放松。

接着她身体开始扭动起来了，我给她倒了一杯酒，让她平静下来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能够把一棵树连根拔起似的：

“我想知道是不是自己还能再站起来。”她说。

“不要这样想，别说傻话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……”

“我想撒尿……”她打断我说。

我把手伸进她的裤衩，抚摸着她的双臀。她的屁股简直太美妙了，一股汗水从她的腰上流下来，她的皮肤像婴儿的脸一样柔

软。我什么都不去想了，紧紧地贴在她身上。

“天哪！”她喊道，“别压在我的膀胱上！”

然而，她还是把一条腿伸到我的腿上面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死死地钩住我的体恤衫。

“我想告诉你，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就一起生活吧……”

她用一种很平常的口吻讲这番话，似乎她只是在对一双鞋子的颜色，或者天花板上一块脱落的油漆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我用一种轻佻的口气说：

“那好吧……在我看来这完全有可能，应该会很顺利的。你瞧，我没有女人，也没有孩子，我的生活一点都不复杂，我有一间木板屋，和一份不太忙的工作。总之，我觉得自己是个混得不错的人。”

她的身体蜷曲着，与我贴得更紧了，很快我们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虽然天气很热，却没有一点不舒服。她在低吟声中噬咬着我的耳朵。

“我有信心，”她低声说，“我们还很年轻，你和我可以共渡难关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说什么。我们长时间地拥吻着。如果想彻底弄明白一个姑娘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，恐怕是永无止境的。我不想刻意地去解读，只想在黑暗中拥抱着她，只要她的膀胱还能撑得住，我会继续爱抚她的双臀。

2

一连几天,我们都飘忽在一种五彩斑斓的梦中。两个人形影不离,生活变得异常简单。本来我还有一些洗手槽和抽水马桶的修理活儿,另外还有一个多功能的炉灶需要修理,但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,贝蒂帮我把路边的枯枝和纸屑捡起来,然后把小径上的垃圾箱清理干净。下午我们便可以慵懒地待在阳台上,如果没有上床做爱,或是翻出一本菜谱,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,我们就疯狂地转动着收音机的旋钮,或者谈论一些无足轻重的话题。我把躺椅推到阴凉处,她在太阳底下摊开一张凉席。当我看见有人走过来时,就扔给她一条毛巾;当讨厌的家伙走开时,我再取回毛巾,重新坐在躺椅上看着她。我发现,为了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,什么都不去想,只需瞅她十几秒钟就够了。这办法对我来说,再合适不过了。

一天早上,她从磅秤上跳下来,尖叫道:

“噢,该死的! 这怎么可能!”

“贝蒂,你究竟怎么啦?”

“上帝啊! 我的体重又增加了一公斤! 我敢肯定……”

“别担心,我保证绝对看不出来。”